

那些像菜花一样的女子

□胡曙霞

菜花拱出来了，一朵又一朵。金黄的色，简单的朵，明媚，闪亮。

这不懂矜持的花，开得没心没肺，开得大大咧咧，开得没有一丝一毫的架子。说到底，它的骨子里，有着山乡的野蛮与泼辣，风吹不倒，雨打不坏。一抹灿灿的色，满溢的春水一般，又热烈，又执着，又霸道。

乡下人，很少把它当作花来赏，在他们的眼里，菜花和土豆、芋头、稻谷并没有区别。没品、没相，登不了大雅之堂，人不了诗，上不了画。可它并不在意，守着一颗灼灼的心，春风十里地开，开得没边没际，浩浩荡荡，无法无天。

也就想起民国女子——江冬秀，胖乎乎、烈性子的江冬秀，裹脚，没文化，却嫁给留洋海归教授——胡适。村姑和博士？多少人不好这段婚姻，有多少女子暗地里覬覦才子的风流倜傥。包办的婚姻，泥糊的墙，风吹，雨

落，不甘心的裂缝长出风情的花。

胡适去杭州养病，遇上曹诚英。才子佳人，花好月圆。爱情，落地生根。

回家，胡适抖抖索索，想与江冬秀摊牌离婚。

话未说完，江冬秀毫不犹豫地拿着一把刀，以两个儿子与自己的性命相要挟。他吓得魂飞魄散，至此，再不敢提离婚两字。果敢的江冬秀，破釜沉舟，捍卫婚姻，终与胡适，白头到老。

想来，江冬秀拿起锋利刀子的那一刻，是豁出去的。那样的悲壮、决绝、全力以赴，像极了乡野的菜花。

人都说，江冬秀配不上大才子胡适，可是，又有谁知道，她的茁壮、野蛮、勇猛，在风雨飘摇的年代恰恰为家庭撑起了一把无形的伞。

说到底，胖乎乎的她有着不一样的风采，虽然不高贵，可也接地气。她有一手好厨艺，管家、理财，皆擅长。更何

况豪爽的她也有温柔心。胡适病，她写信——一句“想你三四夜，睡不着，我也病了。”让人怦然心动。

这样的江冬秀，菜花一样，不管处于何种境地，总有办法将日子经营得风生水起。

春风起，菜花开。

尤三姐站在宁国府，笼住一袭光，叉着腰，跺着脚，吐着酒气，毫不留情地撕下贵族士绅的假面具。

果敢、泼辣、无畏的尤三姐，以玩弄调戏玩弄，将锋芒铸在利剑一般的话语里，又尖锐又威严，让贾家的公子哥们，赤裸裸现了形。

她像一道光，照亮宁府的腐败与堕落，又像一块玉，跌入污泥，斑驳痕痕。这样的她却说，终身大事，一生至一死。等他来了，嫁了他去，若一百年不来，修行去。

她，爱上柳湘莲，非他不嫁。

柳湘莲却说，宁国府，除了门口的

两对石狮子是干净的，猫儿、狗儿也是脏的。遂，索回定情鸳鸯剑。

刚烈的尤三姐，拔剑自刎。以死来度化生命的洁净。

满田菜花，簌簌摇曳。

我想起她，着大红袄，穿葱绿抹胸，两个坠子打秋千一般。

她的笑，点亮四面的风。

春分之后是清明，菜花正当时。定是要寻了去。

家乡的菜花看过，不算的，还要赶着去远方，再看，再看。

人问，菜花哪里没有？巴巴地坐飞机去那么远？

但笑不语，于我而言，那是隐秘的追溯，对光，对暖，对痛痛快快的生命。

世上，花儿万千。兰与莲固然高雅，小小菜花却也让人敬重。

各花入各人的眼。

一朵菜花，将人间喜悦，遍地燃烧。

矿山女人四季花

□胡敦华

女人如花，如约绽放；万紫千红，百媚千娇。而矿山的女人，则构成了百花园中一道最独特最风情的景致。

春兰一样的矿山女人，再平常的工作服，穿在她们身上，也透着一份别致的优雅和风韵。作为矿山的女人，她们敢爱敢恨，珍惜感恩，隐忍宽容，心灵平静，就像一本内容丰富的书，越看越有趣，越看越有味；作为矿工的妻子，她们理解爱人的选择，支持爱人的工作，知道怎样替他们分忧，明白如何为他们鼓劲；作为母亲，安全与家是她们最深情的牵挂。爱人要出井了，喷香的饭菜温在锅里，桌子上摆好碗筷酒杯；上班的时间到了，柔柔地唤醒爱人，衣服摆在床头，叮叮响在耳边……兰有幽香，若有若无，却将每一个寻常的日子熏染得如诗歌般的浪漫。

矿山的女人犹如荷花般的天生的丽质，她们身上却找不到一丝的妖艳和俗媚。硬朗的矿山造就了她们粗犷和率真的特性，质朴、坚强、豪放、敢爱敢做。她们风风火火，工作办事细致周到，与人相处，亲切随和。生活中不斤斤计较，不小肚鸡肠，懂得宽容看待身边的人和事。她们有着纯净的心灵，纯洁的志向，对矿山有着别样的理解，对生活有着唯美的期盼；镀灯房里那一个微型盆栽，井口维护间那一片绿植，提升信号室那一束野花，点缀着她们如花的青春，也装扮出矿山妖娆多姿。荷风轻颺，矿山绿了，一直绿到矿山人的心底。

菊花傲霜是矿山女人最真实的写照，山石磨砺，山风吹拂，使得她们比同龄人显得风霜一些，少了一份柔弱，她

们多了几分自信；少了一份依赖，她们多了几分自立！困难面前，她们不消极不自卑，含笑面对，以坚韧顽强的意志，乐观自信的态度，经风历雨；荣誉面前，她们心态平和，不骄不傲，如同她们把人生中最美好最珍贵的时光献给了矿山一样，自然从容，无怨无悔。南山之菊，不仅是隐者独享，斗寒傲霜，矿山女人的笑靥，因为有梦，比花儿更灿烂。

矿山的女人具有梅花般的品质，她们既不矫揉造作，故作姿态，也不遮遮掩掩，虚伪矫情，举手投足有一种坦荡和自然，落落大方。要笑就开怀地笑，要哭就痛快的哭，活得简单而快乐，活出一个真实的自我。旭日初升，她们与彩霞一道融入矿山的怀抱，在压风机房，在镀灯房，在卷扬机房、在提升信号

室，在洗衣房、在井口维护间、在材料库房……在她们工作生活的每一个的地方，挥洒着汗水，播种着希望；暮云合璧，她们怀揣着满满的幸福，回到家，回到爱人的身旁，回到孩子的视线里，继续着她们的辛劳，延续着梅花般淡淡的芬芳……

如果说矿山是男人的世界，那么，矿山的女工就是这个世界的最抢眼的一道风景线。如果说她们像花朵那样，仅仅是刚性矿山的点缀，这证明还没有真正了解矿山女工。虽然她们的工作岗位不在千米井下，但是，她们脚下的位置，坚守的岗位，却是在通向千米井下的路途上铺满鲜花！她们用娇柔的身躯和男人一道拼搏在蓝天白云间，用青春、热情与智慧托起矿山的“半边天”。她们的血液里同样流淌着对矿山的大爱，她们的灵魂同样铭刻着对矿山深情。矿山因为有了这些花一样的女人，更加明媚，更加生动；花一样的女人因为依托生机勃勃的矿山，更显得底蕴深厚，也更风采勃发……



石埭春景

皖南画屏

□小城春色

皖南——即安徽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域。这里山川秀丽，气候宜人，历史悠久，人文荟萃，名山秀水和文物古迹遍布境内，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相互交融、蜚声世界，是中国大地丰厚的旅游宝地。自从爱上旅游和摄影，家门口的风景更是情有独钟：曾无数次徒步新安江、痴迷于江两岸青山碧水、秋叶春花；记不清去了多少回宏村、西递、南屏，惊叹那砖、石、木雕刻的徽宅古屋、门楼牌坊；也曾和影友们执手相伴，走进还尚未开发的旅游处女地石潭、坡山、金龙山，迷恋那浩瀚的云海、

云端里的人家；我虽不信佛，但我仍喜欢聆听九华山上的暮鼓晨钟、在大天台上赏月观日、纵览云飞；我追寻过李白的足迹，沉思于“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的桃花潭畔，为两位作古之人的友情渍渍称赞！近年来又多次探寻中国最后一块未开发的净土——石台，那秋浦河的渔歌、牯牛降的垂瀑、高路亭的花海、库山村的田园等——一定格于相机快门之下。

踏进皖南，仿佛有无数块画屏等你去发现、等你去着色、等你去描绘、等你去分享……



龙川春色



卢村花海



新安江



徽县坡山



石台县库山村

春日雨趣

□面朝大海

又下雨了，雨怨在城，雨趣在心。

江南的春天，碎雨绵绵，雨期悠长，一下就是七八天。唐朝诗人张志和在《渔歌子》中写有：“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鳜鱼肥。青箬笠，绿蓑衣，斜风细雨不须归。”十分形象地描绘了江南春风春雨下秀丽的水乡风光和理想化的渔人生活。

春日多雨，但我完全没有“春风春雨愁煞人”的怨意。逢雨天，如果待在家里就会感受到与晴日不同的宁静。雨丝轻轻地飘落下来，织成一张温柔恬静的帘子，让人细细品味慢慢回忆，心静如水。

江南的雨如烟，如雾，景色美不胜收。久居城市的人们如想真正回归到清纯和空灵，呼吸到最清凉和湿润的空气，则一定要去乡间。看那雨悄无声息地飘洒到田野，山林，飘洒到溪水中，农舍上……在雨中我与友人款款而语，望着烟雨中的山山水水，风虽还有些寒，但它也送来了青草的香味和泥土的气息，心中顿时溢动一片愉悦澄明。

春雨沙沙地，像是在演奏一曲欢快的乐章，它跳跃的音符在田间，在地头，奏开了每一位农家人的笑颜。农家人虔诚的祈愿，祈愿上天，今年能够风调雨顺，还能是个丰收之年。

旧时，若敬仰神灵的是大人，那雨中最得趣的还是孩子，是乡村的童年。记忆里檐雨如珠，只得在家中倚靠门窗看雨的日子，我便与几个小伙伴一起伸出小手，伸出小脚，看水圈一个个的画，一个个的扩大，扩大，最后再也寻不着。那时心里早是出橡的芽，或是干脆披了件破蓑衣急冲冲地跑出去，你追我赶地去池塘边抓小鱼小虾。自然，是少不了大人的呵斥和责骂，但我们却乐此不疲。

沿溪边缓缓而行，昔日顽皮的小伙伴已成了身边头发稀疏的中年大叔，昨日还迟疑着是否要去找个大网兜尽兴地捕鱼捉虾，今日却只能站在这跌进岁月的册页里，幡然成忆。原来，美好的时光都是经不住酝酿和斟酌的，既然如此，就索性让自己再一次融入这片雨意盎然的风景里，不为别的，惟愿：春华秋实，不在眼中，只长心间。

铜陵春早

□伍成义

春风

驱寒借酒游郊外，莫让春风怨我迟。
淡绿初红方现面，铜花早已上新枝。

春雨

偷闲掩卷听初雨，料峭残寒未尽头。
杜宇无啼蛙不闹，田家垅上驾锄犁。

春雷

为春报晓数初雷，振撼天旋动地埃。
岂比铜官开矿炮，深层爆破把春催。

春光

光速谁言无可比，铜魂斗胆敢为先。
超前双创文明市，阔步征程二百年。

种植春天

□方 华

把春天攥在手中
沿着三月的河流
和日子流淌的方向 我们
走向田野山坡

以一颗虔诚的心
在生存繁衍的土地上
种下春天

种下发芽的未来 和
打苞的希望

让风沙停止流浪的脚步
让山川回归自然的风貌
让岁月不再流失
诗歌的翅膀
重新栖居

繁茂而文明的森林
背靠青山 面朝绿水
我们把春天的主题种植
萋萋芳草 苍苍佳木下
那翩翩起舞的
是永远年青的爱情
那无忧盛开的
是我们美好的日子与心情

与八旬老人玩微信

□杨信友

去年底的一个偶然机会，我认识了年过八秩的黄百新老人，临别时，我们互相加了微信。说起微信，不客气地说，自己在同龄人中算是讲得过去的，自己不仅会一些基本知识，就连稍稍复杂的美图秀秀、拼图和音乐相册都会制作，但是殊不知，这次邂逅黄老爷子算是遇见“道上高人”，只得虔诚地拜他为师。

前不久，我的手机微信里收到一条帖子《铜都·夜影》，画面上伴随着美妙的音乐，火树银花，流光溢彩，美轮美奂，铜都小城的璀璨夜景尽收眼底。我立马转发到我天南地北的朋友圈里，网友们纷纷点赞。武汉的一位网友回帖道，真没想到，江南小铜陵市的夜景竟然是如此美丽，真的让我长了见识！黄老爷子也不例外，但是他点赞过后，却给了我三个问

号，这些画面是否航拍？是否特技？是否PS？这下我有点发楞，只得如实相告，这是转发铜陵新闻网一位熟悉编辑的，并只能一知半解地解释，我不得不惊叹黄老爷子的美术鉴赏水平之高。今年春节的初一清晨，妻子的手机上收到老同学的一条帖子，是一幅毛体字“祝同志们春节愉快”。目睹熟悉的毛体字，真可谓劲骨丰肌，笔扫千军。我倏地被深深感染了，立即转发到我的朋友圈。网友们赞不绝口。可是黄百新老人的回帖却是：“李浑的毛体写的很到位！”我立马请教黄老。他点了一个微笑表情，回答了其中的原由。黄老给我发帖有个规矩，十天半月发一次，除了娱乐的，很多都是满满的正能量。二月初，他发给我一条帖子，内容是习近平总书记走进北京西城区大栅

栏街道安徽风味小吃店，看望安徽籍务工人员。看到习主席与店主夫妇俩亲切交谈，并祝大家新年快乐！无不给人春风化雨般的温暖。

黄老爷子曾送给我一段名人语录，美国著名小说家欧·亨利说过：“一个人不管是八十岁还是十八岁，只要停止了学习，他就衰老了。”他本人正是这样警示自己身体力行的。黄老年轻时天资聪颖，酷爱书法和美术，六十年代曾在大街上画过《毛主席去安源》的巨幅宣传画。几十年过去，他的书画水平依然是宝刀不老，炉火纯青。今年过年期间，他曾发给我自己画的伟人全身画像，目睹伟人的音容笑貌，真的是栩栩如生，惟妙惟肖。我也很快将这些画像帖子作为精品转发给众多网友，引起广泛热烈点赞。